《银元时代生活史》之续篇

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抗战八年　上海各阶层人的众生相
日军烧杀奸淫　宝山成死城
闹市落炸弹　大世界前血肉横飞
七十六号魔窟　上海人谈虎色变
日本无条件投降　霞飞路上彻夜狂欢

06

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 著



K265.06
6
K265.06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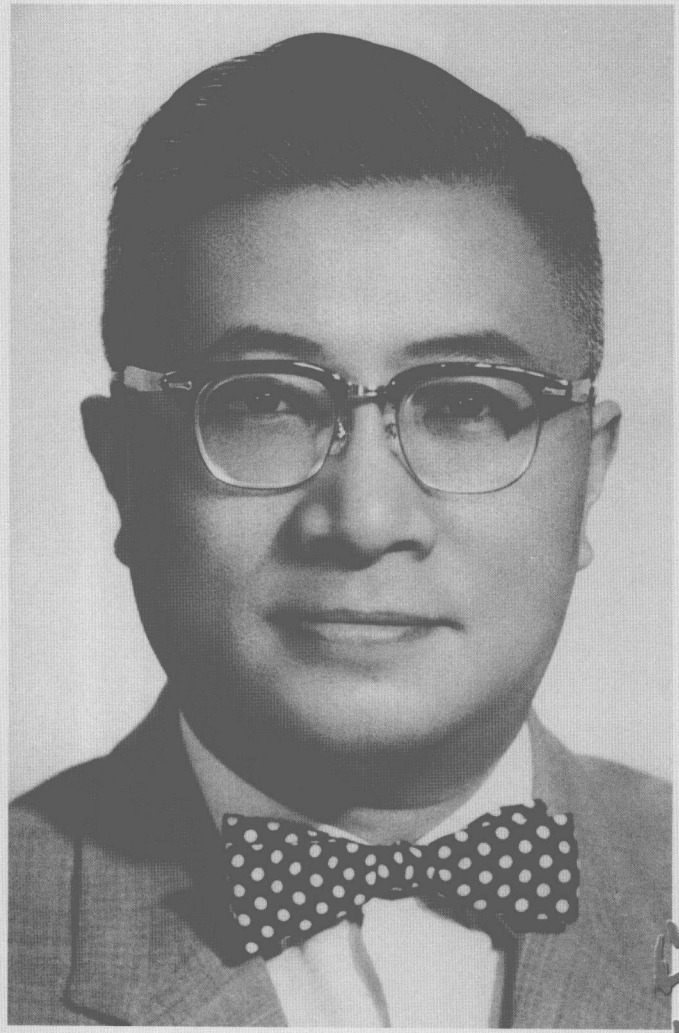
抗战时代生活史/陈存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8-03853-8

Ⅰ.抗… Ⅱ.陈… Ⅲ.抗日战争(1937～1945)-社会生活-上海市-史料 Ⅳ.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610 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6　字数 263,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853-8/K·901
定价 20.00 元



陳存仁

（1908—1990年）

著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年)原名陈承沅,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1908年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的商人之家。八岁失怙,由伯父资助读完中学,后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名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首印一万四千份,行销全国。

1929年3月17日,被全国中医界推选为代表,赴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推翻中医药决议案"。抗议最后取得胜利,提案被撤销。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并配以精美的彩图,由世界书局出版,先后印行二十七次。

1937年,主编《皇汉医学丛书》,内收集汉医书籍达四百多种,由世界书局出版。

1947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议员。

1948年,被选为全国中医界的国大代表。

1949年初赴港行医。

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该院属半官方机构,规模极大,非名流不得任此职。

同年，出版了一部专讲中药饮食疗法的著作《津津有味谭》（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以及《中医师手册》。

1968年，荣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数年后，蒋纬国先生亦获此殊荣。

同年，编撰出版了《中国医学史》。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该会在香港是一个极有实力地位的民间组织。

1979年，应日本出版社“讲谈社”之邀，编纂四大册《中国药学大典》，1982年正式出版。

1985年，移居美国。

1990年9月9日，因突发心脏病，于洛杉矶寓所去世。

出版序言

我在诊余之暇，曾经写述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情况。第一次写成一部《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述我从小到开业十年时光的生活情况。我本是一介寒士，辛辛苦苦地学成行医，内中比较有价值的是长者丁福保先生，告诫我“理财方法”，固然在后来洗净了孤寒贫苦的穷态，居然在上海威海卫路二号兴建了一座国医大厦，藏书近一千万卷。

第二部个人的生活史，叫作《抗战时代生活史》，因为日本军人在上海掀起侵略大战，穷凶霸道，深入内地，残害良民，无所不为，杀死成千成万的同胞。我留在上海孤岛，插翼难飞，但屡次灾祸临到我身上，总能化险为夷。中间还有一位盛君，因我曾经为他看好过一场大病，他算是报恩之意，请我参加整个华北、华中的贩毒组织，这是许多贪财的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却用轻轻松松的手法，既不令盛君难堪，也脱离了这种毒祸万人的羁绊。结果盛君入狱，不知所终。

我在敌伪末期，最后还在跑马厅里看到日本海陆空三军首领和成千上万的日本军民跪在地上，聆听日皇裕仁的投降停战命令。那时节，一切日本军民都痛哭流涕，跪在地上，解除军刀枪械，接受投降停战命令。

我在这本书中，又记述一个黑龙会大汉奸，冒充中国接收大员，移居虹口。这件事实，因为描述曲折离奇，曾经由美国亚哈瓦大学中

国同学会，请我编成一部话剧。我动笔写文字是会的，但要我写剧本是不容易的，最后勉勉强强交了卷。经过话剧团修改，居然大家叫好，而且轮流在美国各大学演出。关于这一段情节，究竟写得好不好，不妨请读者自由批判。总之，这一部《抗战时代生活史》就是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留在上海时又悲愤又狂喜的生活情况。如今可作为雪泥鸿爪而已。写到这里，不敢云序，作为引言而已。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陈存仁识于香港

目　录

战事爆发在上海 …… 1

战事未起　间谍密布(1)　国军开到　惊喜交集(3)　战争爆发　万众欢腾(5)　四郊难民　聚集租界(7)　弹落闹市　死伤无数(9)　乐土不安　弃婴剧增(12)　深宵奔走　打破难关(16)　人人遭难　事事为难(19)

烽火三月话上海 …… 21

古堡扬威　出人意外(21)　宝山陷敌　兽行暴露(23)　战事激烈　租界筑墙(25)　囤积居奇　演成风气(28)　身陷敌区　目击惨剧(29)　八百壮士　誓死抵抗(34)　阵地转移　枪声静寂(36)

十里洋场成孤岛 …… 38

国军撤退　民气消沉(38)　群丑蠢动　袍笏登场(40)　狐群狗党　初期汉奸(42)　繁盛地区　人头高悬(43)　人口突增　空屋皆满(47)　战争挫败　租界繁荣(49)　前方浴血　后方作乐(50)　家家储粮　米商发财(52)　首都沦陷　大肆屠杀(53)

褚民谊糊涂一世 …… 56

初到上海　表演踢毽(56)　再到上海　结交闻人(57)　游杭携妓　求签问卦(59)　排除中医　全国反对(60)　粉墨登场　引起非议(64)　为美人鱼　擦油拉马(65)　初度见面　自述身世(66)　爱好越剧　滋生事端(68)　身陷孤岛　放浪形骸(70)　兔阴博士　由来有因(72)　生也糊涂　死也糊涂(73)

傅筱庵热衷做市长 …… 77

南京沦陷　民心动摇(77)　和谈开始　国军布防(78)　旧官请出　新官上任(79)　市府开支　仰给日方(82)　沪西歹土　潘达上任(83)　伪府开支　财来有方(89)　七十六号　谈虎色变(89)　杀人魔王　坚请出诊(90)　枪击不中　刀下无情(95)

维新政府一台戏 …… 98

爱好古玩　斧下丧命(98)　翠雕八骏　价值连城(101)　陈群潦倒　静极思动(105)　宏济善堂　支持伪府(109)　弃官不干　腾传众口(111)　陈群藏书　化公为私(113)

七十六号成魔窟 …… 116

七十六号　首先开张(117)　国军败退　汪氏变节(118)　托辞和平　实行卖国(121)　巧立名目　组府还都(122)　金钱万能　群丑毕集(124)　国旗之上　多条尾巴(127)　报纸之外　新闻更多(129)　同是奴才　互相倾轧(131)

善堂包销热河土 …… 134

驴场邂逅　识盛文颐(134)　多年不见　飞黄腾达(137)　贩毒内幕　惊心动魄(141)　名为善堂　毒害人民(144)　毒雾弥漫

鬼哭神号(146)　蛇鼠一窝　你争我夺(148)　害人害己　因果不爽(151)

到处绑票到处杀…… 152

掳人勒赎　市民震惊(153)　绑票盛行　市民骇然(156)　绑票之危　险及己身(159)　精神分裂　魔鬼缠绕(162)　为虎作伥无恶不作(166)　领户口米　引起疫病(169)　司法部长　死于跳虱(170)

不知人间是何世…… 172

英美势力　扫除一空(172)　个中秘密　丑态百出(174)　股票狂潮　由盛而衰(177)　向导新兴　形势大变(179)　话剧风行卖座甚盛(181)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183)　晨舞开始　跳到天光(183)　妓院冷落　名花转业(185)　乱世枭雄　突然死亡(186)

抗战八年心境苦…… 191

孤岛生活　日益困难(192)　被困七年　谣诼纷传(195)　黄金美钞　极受重视(196)　接管租界　举行庆典(198)　一道命令全市焚书(199)　文化人士　突受威胁(200)　辞去保长　黑名单来(202)　古法今用　结绳而治(205)

新闻封锁更苦闷…… 207

荒淫无度　赌注巨大(207)　行长吃粪　腾笑众口(211)　封锁新闻　苦闷万分(214)　贪污成风　上行下效(216)　一代名医死于冤狱(218)　囤药发财　惨祸俱来(223)

因果报应转瞬间…… 230
民间三老　活跃一时(230)　宪兵追踪　间谍累我(232)　因果不爽　亲眼目睹(237)　痛饮泄愤　深自悔恨(239)

电影戏剧受控制…… 241
日军进占　垄断电影(241)　话剧兴起　从此着迷(243)　瘦鸥名著　搬上舞台(245)　石挥演红　英子病倒(247)　乡人误会要掘祖坟(252)　军票祸患　甚于洪水(256)　伪军滋扰　民不聊生(259)　伪造鸦片　害人害己(262)　物资交换　换来川土(264)

一滴汽油一滴血…… 266
一滴汽油　是一滴血(266)　英美侨民　入集中营(268)　冒牌洋货　多人致富(272)　公教人员　苦不堪言(274)　日本军队亦闹反战(274)　军纪腐败　贪污成风(277)

醇酒妇人成风气…… 279
汪氏遗孀　退居广州(279)　日人养猪　待肥而宰(280)　皮帽子军　昙花一现(281)　国军撤退　遍地游击(283)　抗战必胜信念不变(285)　投机买卖　由盛而衰(286)　杀胚黄某　终于被杀(288)　最后一年　畸形繁荣(291)

日军曲膝遍地哭…… 295
跑马厅中　哭声震天(295)　紧急电报　雪片飞来(298)　俄国机构　另有消息(299)　《时代杂志》　消息最准(300)

深入虎穴幸脱身…… 303

老友相叙　聊慰寂寞(304)　身入虎穴　幸得脱身(305)　说无来由　确有来由(309)　为报亲仇　完成壮举(313)　书画古玩换粮糊口(316)　市民读报　反面推测(318)　晴天霹雳　广岛被炸(319)　喜讯传来　不知所措(321)　日军拍门　饱受惊惶(323)　一场惨剧　亲眼目睹(326)　八年怨气　一旦倾吐(329)　兴奋过度　不知所措(330)

后记…… 332

战事爆发在上海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上海，直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皇下诏投降为止，这是近代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住在上海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八个年头。

中国抗战了八年，虽然公私书籍记载频繁，但是目下存书不多，见到的人越来越少，况且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已经完全倒下去了，时势推移，局面全非，中年人记忆日益淡薄，三十岁以下的少年人，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我在上海亲身经历实况，可以反映出当年上海人在沦陷八年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现在执笔仍然记忆犹新，惟感年月时日以及地名人名，每每想不起来，而且容易把事情和年月弄错，这是我上了年纪的必然现象，要是如今再不写出来的话，恐怕再过几年更加糊涂了。

战事未起　间谍密布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第一是上海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

昆山为止，昆山以西，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一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里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久已受到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一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相成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上海市政府在那年的八月五日起就由俞市长带了十六名他认为亲信的人员和八个卫士，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白赛仲路的办公处，五号上午开始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到一份油印的新闻，俞鸿钧见了这个新闻稿为之骇然，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

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后来才发觉，俞鸿钧的秘书行列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绩之，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俞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本人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这么一来，才把俞市长吓坏了！

日本人在八一三之前，驻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只有三分是兵力，七分却是这一批间谍的情报，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所以一味靠“吓”和“诈”两个字，要令中国政府屈服。

当时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要对日本决一死战，所有报纸都同样主张要强硬对付，其他出版物如“抗日必胜论”等小册子，销数竟达数万册。表面的情况是如此，而当政的人都知道日本间谍已经渗透了全国上下，等于一个梨子已经从核心里腐烂出来，所以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作最后牺牲”。

在时局最紧张时，国民政府百般委曲求全，如代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室的新闻，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要求停版，政府竟然立刻应允。

市政府在南京路大陆商场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处，处长为陈克成，日本人又要求撤换，市府也马上答允。原来其中潜伏着一个叫黄香谷的人，也是日本人的间谍。

在这般情况之下，对日本人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所以从闸北逃到租界上的人，虽成千成万，但是因此时的局势时紧时弛，有好多人又搬回了闸北。

国军开到　惊喜交集

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南市、沪西和浦东，以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所谓公共租界，是英、美、日三国全都有份的，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起见，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所以即使战事发生，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波及。

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要是战事爆发的话，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但因上海国医公会办了一间中国医学院，占地五亩，自建大厦七座，是在闸北宝通路。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公会所办，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五万元，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两人签发债券负责借、负责还的。当时的五万元，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一百万元还大，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名义，所以每天清晨七时，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但是如何善后？如何看管？着实要费些脑筋。

八月十一日，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本来一二八之后的条约规定上海不得驻扎军队，此时竟然有国军开到，这等于说明国民政府已象征着决心抗战的布置。闸北老百姓们见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我心想今天该是最后关头的一天，我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只准人出，不准人入，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接着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此时院门大开，两个校役正在打包袱，准备离去，我说：“慢，慢！这次战事一开，这所学校一定会炸为平地，你们也不必看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我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